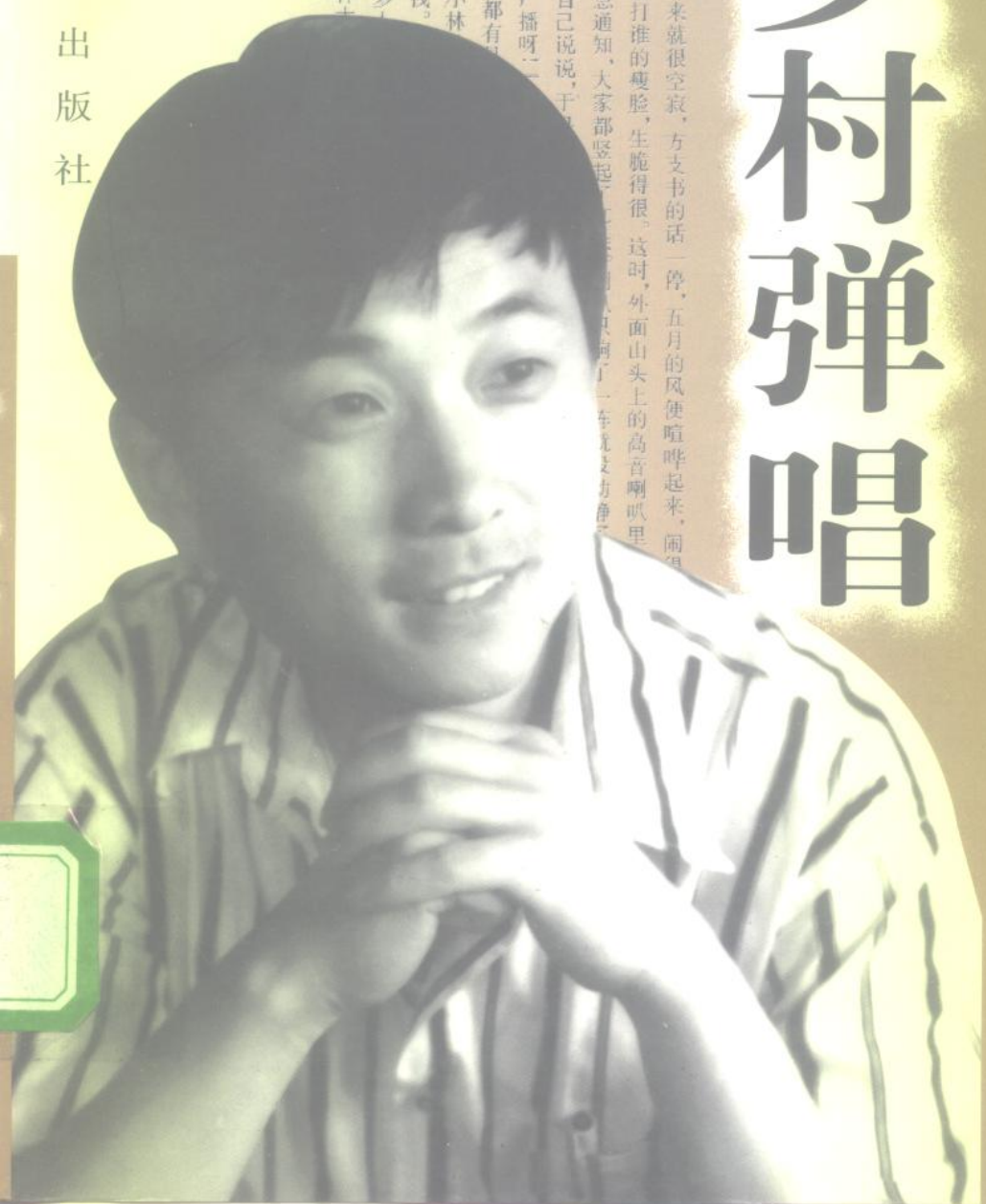


刘醒龙文集

群众出版社

乡村弹唱

四个人占一间大屋子本来就很空寂，方支书的话一停，五月的风便喧哗起来，闹哄哄的音响像是抽打谁的瘦脸，生脆得很。这时，外面山头上的高音喇叭里又要播紧急通知，大家都竖起耳朵来听。只听见广播里说：一定要先和自己说说，千万别去玩广播呀！一下到五下，都有人支书就点小林，键是要有钱。全村一千多户，起丁丁这样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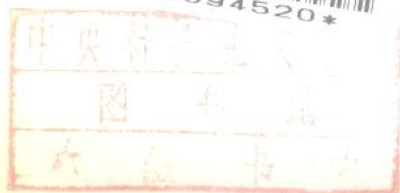
刘 醒 龙 文 集

99114

乡村弹唱



200094520



群众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弹唱/刘醒龙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7.1
(刘醒龙文集)
ISBN 7-5014-1455-6

I. 乡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
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0727 号

乡村弹唱——刘醒龙文集

责任编辑:张 蓉 王志楨

封面设计:章 雪

技术设计:祝燕君 李隆昇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3344 转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100078

印 刷:北京市京安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插 页:4

字 数:377 千字

印 张:15.125

版 次: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14-1455-6/I·549

印 数:0001—8000 册

定 价:21.00 元

序

在黄梅县四祖寺和五祖寺之间，有一个叫香炉山的地方，1992年春天我随地委小康工作队在那里住了整整三个月。我一点也不曾料到，随后的许多关于乡土的作品都会是以它为背景。同许多贫瘠的中国山村一样，香炉山在自然和传说中是美丽动人的。那座在四周不太辽阔的田野的朝拜中矗起的小小孤山上，我走过不少薄雾淡淡的早晨，也躺过许多落日重重的黄昏。那时，深深的孤独开始与我相伴相随，走在人群中时总感到四周是荒芜的大漠，可在小山上，无论行走、静卧和伫立，都有一种强烈的亲和之气在滋润着我。在当时我却浑然不觉，能感觉到的只是空气不沉闷，心中也无隐痛。在那被黄牛和水牛分别啃过无数次的草坪上，我常常一躺就是一个小时，身边几尺远就是牛或羊，有时还有鸡和猪。我就是在那时意识到人类文化中为什么对牛羊要友好亲近一些，而

对鸡猪却表现得不那么友好和亲近。我不愿说牛羊比鸡猪更善解人意这类话，我发现的是牛羊在行为上是一种优雅，而鸡猪却习惯干些齷齪之事。我赶走想在身边排泄的齷齪之徒，倾听着那优雅的啃得大地哧哧作响的从容不迫的声音。每一回，当我从草坪上爬起来时，从远处高山大岭奔涌而来的浩然之气，便会象醍醐灌顶一样融遍我的全身。

数年之后的一个黄昏，我在写作另一部有关乡土的小说时，突然发现童年时那条变幻无定的西河已经不见，笔底下的山水人们都属于香炉山，继续回溯时，更是恍然看见香炉山在我的抽象与形象的精神中，早就作了深深的占据。作为肉身生活的我一切依旧，然而作为艺术生命的我，内容已非昨日。

生命需要不断地充实，1992年的春天在香炉山正是如此。没有那一段日子的假设，让我每每感到惶惶。当然，我已经有过，完全没有必要这样。但我还是害怕。果真没有那样的三个月，我如今依旧孤独的行走，就会薄如蝉翼，无法书写而又不堪重负。那么是谁总是这么及时地在冥冥之中主宰着我呢？人算还是天算，这在生活和生命中，大约是永远也不能完全企及的。只有一点是每验必证，任何乡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陌生的。香炉山对于每一个想去的人来讲，也都是熟悉的，无论从前见过或者是没有见过，只要是踏入其中就行。甚至不用寻找，那谁都认识的敦厚、和善、友爱、怜悯等，都会扑面而来。香炉山正是给了我这类被自身过度消耗了的营养，而我还是将它们作为艺术的灵魂。

目

录

1	序
1	村支书
43	清明
70	凤凰琴
124	蛙鼓如歌
163	黄昏放牛
219	合同警察
277	火粪飘香
335	去年
367	分享艰难
432	挑担茶叶上北京

村支书

乡 财政所的所长今天亲自来望天畈村，催收十几年前新建望天畈水闸时，财政所给村里的一笔五千元贷款。村里一点钱也没有，连招待客人的钱都没有，本来就恼火的财政所长在方支书家里吃了一餐家常饭后，走时更恼火，竟当着方支书的面，到村部旁边的餐馆里，买了酒菜独自补给一番。方支书只好呆在外面耐心地等所长出来后，再和他道别。然后他独自来到水闸上，正赶上村民文小素在那里撬水闸上的石头，将水闸撬了一个大窟窿。文小素还说话气他，说集体都没了哪来集体财产。

方支书回到家里时，天已经很暗了。他的脸上积满厚厚的乌云。媳妇正在做饭。实则是在熬粥。方支书有胃病，很严重，一日三餐只能吃稀的，害得他的两个儿子盼吃干饭就像盼娶媳妇一样。媳妇见丈夫两肩扛着乌云进屋来，忙低头用火钳夹了一

大把柴草往灶门里塞，装着没注意他回来了。方支书眼一扫就明白媳妇是怕惹他生气发火，但他还是发起火来，说：“这是灶，不是化尸炉，柴禾要节约点烧，现在不是过去，没人把你当支书娘子供起来，给你送柴送菜的。三把两把地将这点柴烧光了，往后打算吃生的？”这时，母亲从里屋走出来，病怏怏地唤了一声：“建国儿，媳妇多烧一把柴少烧一把草，与你这个大男人相甚干？你在外面受了气是啵？那也不该往家里人身上出呀！你成天忙工作，家里哪宗事不是靠你媳妇撑着，你得多谢她才是！”方支书想了想，说：“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公私不分。”母亲又说：“你看你，男人就该像个男人，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，不用说出来，说出来会损自己的威信的，你说是不是，媳妇儿？”“是的，妈。”媳妇低声应了一句。方支书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

吃饭时，一家五口闷闷地低头将各自碗里的粥喝得哗啦一片响，桌子中间只有一碗腌辣椒。方支书的筷子没处伸，终于说了句：“怎么不弄点青菜？”媳妇待了一会儿才回答：“菜园里的菜都干死了，干了两个多月，我顾了田里就顾不了园里，想保饭碗就丢了菜碗。”说着说着，媳妇眼里就滚出一阵泪珠来。方支书放下碗筷，对两个儿子说：“你们今天有家庭作业么？”两个儿子齐声回答说：“有。”他不再说什么，站起来，挑着一担水桶出了门。

菜园在山根上。这时月亮还在山背后歇着，星星出来了很多，却没有多大作用。他看不清媳妇在菜园种了些什么，但感觉到茄子、辣椒和四季豆的叶子都枯得像烤好了的烟叶，一捻就是一堆粉末。地干透了，他一连挑了十几担水浇上去，地里仍像水浇到火堆里一样发着吱吱的拼命吮吸声。这时，村里的大喇叭在山头上叫起来，要村里的支委都去村部开会。

这个会是下午他生气时布置下的。

方支书又挑了一担水，才撂下挑子去村部。当第二个人进会场时，他想，其实自己可以再挑两担水再来，还不会比谁晚到。第

三个到会场的是村会计。会计兼着广播员，但刚才的通知是会计的老婆喊的。会计老婆是外乡人，说话声音很亲切，所以一向反对说话洋腔洋调、只认准乡音好听的村里人，破例接受了这个声音。会计前两年在外跑单帮，自拐回这个川妹子便不再出门了。当时支委们开会定谁当会计，方支书拍板定下来后，叹了一口气，说假如另外那些在外跑单帮的人，有一个洗手不干，愿意长呆在家里，这会计的事就轮不到他干。会计进屋后，忙给方支书递了一支烟，又从随手带来的两只开水瓶中的一只里给方支书倒了一杯茶，并趁势附在方支书的耳边说：“这瓶水是刚烧的，开一些。”方支书极威严地望了会计一眼。会计赶忙一笑，转身给旁边一位倒茶，用的却是另一只开水瓶，水瓶壳是篾片编的，先前一只绿塑料壳上面用红油漆写着一个喜字。

大家喝着茶，听方支书说今年天气有点反常，旱得这么早，恐怕不久要发大水的。大家听了直点头，会计还附和说：“七八年没发大水了。是该发一回大水了。”方支书对这话很不满意，将手中的茶杯往桌面上重重一放，正要发作，妇联主任小林进来了。她生孩子不久长得有点胖。小林冲着方支书笑了笑说：“我迟到了。”生气了方支书也笑笑说：“不迟不迟，你又当了一回朱建华，得个第三名呢！”

会计给小林端了一杯茶，是从绿塑料壳水瓶里倒的。十几年前，小林就是风云人物了，那时候年纪轻轻的小林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，从小镇上嫁到这个穷村子。一时间全村人刮目相看。小林人长得好，做事又有魄力，支部大会投票时，她得二十票，只有几个女党员没投她的票，这是大家私下猜测的，不然她的票数会超过方支书的。小林给了会计一些笑，但大半个脸是朝着方支书。会计很满足，高兴地说：“听说朱建华退休不跳高了！”方支书又变了脸说：“朱建华是你爹还是你老子，就退休了？那叫退役！”会计吓了一跳，端着水瓶的手都有些颤抖。方支书这时想起一件

事，问：“你的帐都做好了么？”会计更加惶惶地说：“还差三元七角钱对不上，其它都没问题了。”方支书说：“你是不是买了一包蝴蝶泉抽了？”会计忙说：“那样会出现赤字，可我这多出些钱来。”方支书说：“这就怪了，那你早点回家去查查吧！”会计说：“不怕不怕，等散会了我再加夜班。”小林心直口快地说：“一百几十斤一个的男人，熬几个夜怕什么，方支书当年修水闸时，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事。”

于是，方支书就不再盯着会计，自己戴着手表不去看，却问小林：“几点了，怎么人还没过半数？”小林说：“九点四十了。来时我顺路邀了一下，胡支委、李支委和高支委都出门做生意去了，没法参加这次会。剩下村长。村长一定会来的。咱们边开边等吧，村长一来就可以过半数了。”方支书想了想说：“那就边开边等吧！”说着就去推正在打瞌睡的人。“开会了，二叔！”二叔睁开眼，说：“三个人怎么开，最少也得四个人才能过半数呀！”方支书说：“村长马上就会来的。”二叔说：“他来个魂哟！”方支书一惊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二叔说：“我家老四天黑前见他猫在一辆贩茶叶的汽车里，往城里开去了。”

方支书听了，肚子里的火顿时可以煮熟一只牛头。过去他在会上三令五申地强调，村里的主要干部不能出去做生意，村长还是带头违犯了纪律。他不能像对待会计那样对村长随心所欲，这会儿再大的火也得在心里窝着。村长姓文，和他一起代表着这个村的两大姓，所以搞不好会搞出宗族问题来。他忍了又忍，同时望了几次小林。

后来，他听见小林说：“有事不能作决定，议一议不要紧的。”他点点头，以示赞许。

方支书说：“这样一件事。望天湖水闸我看得修一修。下午，我从那里路过时，见到有人在水闸上撬石头呢，拢去一看，是文小素。我问他弄石头干什么，他说是给自己的田修个放水缺。我

说你怎么可以在水闸上撬石头呢，他说大家都撬他为什么就不能撬呢。我说你这是挖集体的墙脚。他说集体这个墙早就没了，空留这个墙脚有屁用。文小素撬下的那块石头，我记得就是当年修水闸时，将二叔的腿砸断了的那块。”二叔摸摸自己的腿没有搭腔。方支书继续说：“一连几年风调雨顺，我们大家都将水闸忘了。听了文小素的话，我绕着闸留心看了一圈，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。破坏成这个样子了，大水一来非垮不可。得赶紧想办法修一修。”

四个人占一间大屋子本来就很空寂，方支书的话一停，五月的风便喧哗起来，闹得窗户上过冬的纸也发了癫狂，噼噼啪啪的音响像是抽打谁的瘦脸，生脆得很。这时，外面山头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嚓嚓的电流声。以为又要播紧急通知，大家都竖起了耳朵。喇叭只响了一阵就没动静了。方支书想起要播什么通知一定要先和自己说说，于是他就将一双怀疑的目光盯着会计。会计心慌地嘟哝：“这个臭婆娘，手痒也别去玩广播呀！”其实会计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这是他们两口子约定的暗号，喇叭响声从一下到五下，都有具体的规定和内容。现在只响一阵，会计知道家里来了重要客人。

见没人说话，方支书就点小林的名，要小林说一说。小林朝二叔那里推辞一下，回头还是自己开口说：“修水闸关键是要有钱。五千块大概差不多吧。从哪里弄这一大笔资金呢？我看得依靠群众，走群众路线。全村一千多人，每人四五块就行。”二叔一听，抢着说：“每人四五块，一家就六七十块。谁负担得了？这样大的事得依靠集体和国家。”会计听了插嘴说：“都快半年了，帐上一个钱也没有，来客抽烟全都是赊的，这么大的水闸可赊不来。”二叔见会计顶自己，很不高兴，说：“这是支委会，你连党员都不是，插什么嘴！”方支书的内心打算被小林先说出来，自己再借题发挥，就体现出他的民主作风而不是家长制一言堂。会计的话，开始听并不觉得难听，二叔一生气他也忽地生起气来，会计当别人面抖

露村里的穷家底，这不是在丢这个一把手的脸么。他将杯子往桌子上用力一放。那杯子竟没放稳，哗啦一声歪了，一杯茶水全泻在小林搁在桌面的那只手上。

小林哎哟叫了一声。方支书连忙问道：“要紧么？不要紧吧？”小林咬着牙只摇头不说话。会计见状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擦干那只手上的茶水，又从帐柜顶上拿出一只很脏的煤油灯，拧开灯头，倒了些煤油在那只手上，并说：“好了，保证没事，不会起泡的。”方支书怔怔地看着会计做完这些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倏地升起在心头，又说：“其实搽肥皂比搽煤油好。”小林说：“都一个样。”说时，手背已变得通红了。

方支书很快镇静下来，说：“明天派人将村长找回来，后天晚上开党员大会，动员集资修水闸。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！”二叔说：“你可不能将这说成是支委的意见。”方支书听到这话像是呛了一口水，嗓子眼痒得很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二叔家上下三代共十几口人，每次集资总是他带头反对。方支书盼着小林帮他说一句，小林疼痛钻心，思绪全是乱的，只知道在背后催促着让快些走。

方支书在小林带着一股幽香的身影里走了很长一段路后，才拐进一条叉道。水桶还搁在菜地里，他计划给菜地浇上二十担水，开会前已浇十二担，还有八担必须补上。他是先听见水响，后认清媳妇的，也许是水一响他就感觉到是媳妇在替他给菜地浇水了，反正水一响，他就明显加快了脚步。

黑暗中，方支书去接那条扁担时，无意中碰上媳妇的手，糙得像山梁上的麻骨石，又像一只破布鞋底，乍碰上时还当是新做的尚未磨光的一截扁担。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猛地愣了愣。片刻之后，扁担哗啦一声掉在地上，他双手紧紧抓住媳妇的手，使劲抚摸着。媳妇脸上出现两块晶莹。方支书以为媳妇动感情了，轻轻地却又是深深地说了句：“我不是个好男人，让你吃苦了！”说着自己也心酸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的抚摸，弄开了媳妇手上的裂口，

女人一点体会不到男人的温情，拼命将疼痛的唉哟声全部掺进泪水里。

方支书将水挑回来，媳妇就一瓢瓢地洒成扇形，往菜叶上浇去，那水光很好看，一闪一闪的，像灯光下新媳妇微启微闭的白牙，那水声也很好听，扑扑扑的，像隔窗偷听到的新媳妇铺床时拍拍枕被的声音。再挑起一担空桶往回走到田埂上时，心里想起一句黄梅戏“……你挑水来我浇园”，忍不住哼出声来。七个字唱了四个，脚背上一阵刺痛，低下头正好看见一条长长的黑影在地上晃了几下。方支书很紧张，一扔水桶，高声叫道：“哎哟喂，蛇咬人了——”

菜地里的媳妇听到喊声，慌慌张张跑过来，见方支书坐在田埂上，抱着自己的脚，拼命地往外挤血水，她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起丈夫的脚，放到嘴里死死的吮吸。方支书又想起了小林：小林绝不会做这种事的，又想，不过小林是个当领导的苗子，不愿做一件事时，并不让人觉得生气。人也正派，跟村长不是一回事。媳妇又解下裤腰上的布带，将他的腿扎牢了，反身背起他往家里走去。

在路上，方支书对着媳妇的背说：“跟了我这多年，你后悔么？”等了半天，他仍没听到回答。

媳妇脚步很沉重，每挪一下，就将远近垅里的一盏灯震熄。方方扁扁、红红绿绿的窗户一个接一个地合上了睡眼，到最后，只剩下会计家的窗户还挂在亮闪闪的电灯上。方支书真想去看，会计是不是又在和人打牌赌钱。可是脚仍在痛。

会计并没有打牌赌钱，他家里来了客人，他只是陪客人喝酒。客人是郎税务，村里人背后都喊他老狼。会计和郎税务是老交情，还在他做生意时，郎税务就从不收他的税。会计没有直接向税务所作过一分钱的贡献，但是郎税务年年总要给会计送一张缴税先

进个人的奖状。外人以为会计想入党想当干部进村委会，真的及时缴齐了各种税，实际上，会计是靠出卖邻居们的经济情报而当上先进的。他经常将哪家卖了些什么，贩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生意，赚了多少，蚀了多少等情况偷偷告诉郎税务，郎税务上门时便有的放矢，将人家的来龙去脉说得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，想赖也赖不了，唯有背后骂几声老狼解解气。郎税务在所里介绍经验时，从不吐露会计的事，只说要注意收集经济情报。所以，这个秘密从没有人察觉。

会计进家门后见来客是郎税务，先是一怔，随后又暗暗高兴，不等郎税务询问，就将村长今天偷运了一车茶叶到外面去卖的事说了出来。以前村长也做过别的生意，会计知道却一次也没有告诉郎税务，这一次不一样，他心里对村长窝着一大包气。二十多天前，村长引了几个人到村部，说是县委政研室下来搞调查的，要会计去准备一桌饭菜。会计知道这些人全是村长的高中同学，在几家工厂当工人，其中一个的确抽到政研室帮了几天忙，但很快又回工厂里去了。会计不好当面戳穿，只好到餐馆里约了一钵子鱼头豆腐汤和半斤花生米。吃饭时村长脸色还好，对他们说：“乡里搞不到好菜，就算吃一回忆苦饭吧！”那些人走后村长就变了脸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杂种，敢丢我的人，我撤了你的职！”会计忍让地说：“帐上早没钱了。”村长又骂：“有钱还要你干甚，我自己不知道怎么用？”后来，会计在方支书面前委屈地说：“当干部的不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利益，还冲着部下发什么横！”说着就要交出财务印章。方支书挽留几句，他就改变了念头，依然将印章带回家里。

郎税务听会计一说，非常高兴，说：“有这一笔，我一个月的税收任务就完成了。”说着就掏了二十块钱，说是就锅下面，今晚这餐饭就算他请会计了。

酒酣耳热之际，会计说：“你千万莫以为我这样做是搞经”搞

经是土话，就是捣鬼。“我揭发他，是想让他得到一个教训，好重新做人，当个好干部。”郎税务说：“是搞经又怕什么，你这是为社会主义而搞经。这种搞经法，要大搞特搞才对。话说回来，你们村长如果像支书一样一心一意搞工作，能力可比支书强多了。你说说，这地方谁有他这大的本事，竟然搞到军车来帮他运茶叶。下午我们在镇上设卡时，刮风似地闯过一部军车，我们心里都怀疑，可是不敢上去拦——妈的，这一回非要将这家伙罚个日落西山。”说着又从皮夹子里撕下一叠税票，自送给会计，让他代自己去文小素家收茶叶税，收到了算作奖金全归会计拿去。会计说：“文小素家还是你亲自去，你把方山泉家交给我吧！”郎税务说：“由你挑吧，都行。我知道文小素又臭又硬不好对付，我不怕，我就喜欢和这种角色斗，才过瘾。像方山泉那种人，这钱收得再多再及时，连一点胜利者的味道都品不出来。”会计不回答，又给对方斟了一大杯酒，又瞅空偷偷给自己倒了一酒杯开水，然后叫着干了。郎税务说：“你的酒怎么冒气？”会计说：“乡下深夜电压高，电灯晃眼得很，你是看花了。”说着一声碰响，两只酒杯就干了。

到撤酒席时，郎税务已经是醉醺醺的一个人了，却摇摇晃晃地要会计领他上方支书家去。会计说：“都半夜了呢！”郎税务说：“才吃晚饭就半夜了，你怕是被川妹子辣昏了头呗！”会计坚持说：“明天再去吧！”郎税务说：“干革命工作哪能分什么白天黑夜今天明天的，事情一上手就不能歇气。你不去我自己去，你怕吵醒了领导我不怕，他管不着我的一根卵子毛。”会计没办法，只好陪着他出门去。

此时已是半夜两点多钟了，连路旁的大石头都开始响起微鼾。天上的星星一颗颗地暗淡下去，把亮光都让给了刚刚升起的月亮。地上很凉，露珠一滴滴直往皮肉里面钻。

会计知道方支书可不是随便能打搅的。方支书总是胃痛痛到下半夜人才能睡着，所以过了半夜，村里人是不会去碰他的门，除

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才例外。会计打定主意，就想在外面和郎税务泡到天亮。刚走到垸边，一阵凉风吹来，会计说：“我得回去添件衣服。”进屋后磨蹭一番，再找件衣服装模作样披了出来，竟不见郎税务了，找了半天，才发现郎税务蹲在一个草堆后面屙屎，月光照见他那白花花的胖屁股，硬是像一只白脸盆。会计懒得喊，一旁站了半天，仍不见动静。他捂着鼻子走拢细看：郎税务蹲在那里睡着了。会计喊了七八声，郎税务才应了一声。他无可奈何地扶起郎税务，并帮忙系好裤子，等他将腰竖起来，郎税务又站在那儿睡着了。会计想了想，有了个主意，他贴着郎税务的耳朵说：“老狼，今天这个税我就是不交给你。”郎税务霍地醒了，边睁眼皮边吼：“你敢抗税，我饶了你，国法饶不了你！”睁开眼后，见身边只有会计，便问：“我做梦了？”会计说：“你是做梦了。”他又问：“这半夜你带我去哪？”会计说：“送你回家。”郎税务走了几步，回过神来说：“不对，我要去老方家。我不怕那个土皇帝，是真皇帝我也敢拔他三根胡须。”

见骗不了他，会计只好带他上路。当然是走大路，小路近，但小路草杂蛇多。郎税务一听到蛇身上就出冷汗，说自己平生只怕两种东西：一是蛇，二是老婆，大路远不要紧，两只脚不走路要它干什么。郎税务走路时摇摇晃晃的样子非常可笑，会计有意碰他一下，那身子就几乎要倒下了，他有点慌，忙去用手扶住。郎税务的身子就此整个趴在他的身上，甩也甩不脱。

走了一段，会计就累得不行了，但他又不敢走快，不敢早一点走到方支书家门口。这么艰难地挨到天亮，终于走完本该早就可以走完的路，再疲惫不堪地唤一声方支书时，正看见自己身上披的那件衣服，被一只狗叼着满地乱窜。

方支书此时已醒了。醒后的第一件事是看自己的脚肿成什么模样了。昨夜媳妇将他送回后，又跑了几里路上卫生所搞了一些蛇药，吃的吃了，敷的敷了，然后又坐在床里边，守着让他睡。方

支书尚未看清，媳妇先对他说，“这药真灵，一点也没让脚肿起来。”方支书仔细瞅了瞅，心中就有了数，只是不好在媳妇面前说破，承认并没有被蛇咬可能是让杂刺刺了一下。

这时，会计在外面叫门。方支书听了很高兴，忙叫媳妇去开门。媳妇一点也不高兴，开门时一脸的怨气，说：“支书被蛇咬了，你们也不让他歇口气。”会计惊得嘴张得老大，幸亏方支书在里屋说：“不要紧，是条嫩蛇，不太毒，没什么危险，进来说话吧！”

听到蛇咬了人，郎税务的酒彻底醒了。进屋后很乖巧地慰问几句，才谈正事。方支书听说村长那车茶叶即便不罚款，最少也得补交一万多块钱的税款，他心里怦地动了一下。忍不住抢过话题问：“你是准备单独处理，还是想由支部出面配合？”郎税务说：“当然，我找你就是要你们支持。”方支书说：“那好，我有个建议，所谓放长线钓大鱼，就是说大事不能太急，你不如先去将文小素这些好办的事办了，回头再一齐用力攻克堡垒。”郎税务说：“恐怕还是领导带头的好，村长的大钱都交了，群众的小钱还有不交之理。”方支书说：“村长是代表着一个集体，猛地一下就搞到他的头上，恐怕影响不好。”郎税务知道方支书当干部的年数，资格老，他并不怕他，但又不愿得罪他，所以勉强答应了。

就在他们说话的工夫，会计溜到外面的代销店，买了两瓶麦乳精和两瓶罐头，提回来悄悄地交给方支书的媳妇。方支书吩咐他陪郎税务去文小素家收税，他们人走后，他才知道会计送礼慰问的事。他对媳妇说：“别人的东西一两一寸也不能要，就会计的东西可以留下，他不会私人出钱，他会找老狼帮忙报销的。”说完就开始吃稀饭，并顺便问了一下两个儿子的功课。他们像约定了，齐声说自己头昏影响学习。媳妇说：“你们是瞄住了两瓶麦乳精。没你们的份。一瓶给你奶奶，一瓶给你爸爸。”方支书说：“就给他们一瓶吧，我这胃，再好的东西吃下去也是吸收不了，白浪费。”

吃过饭，方支书就猫进房里，翻开笔记本，准备明天党员大